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七十七

史部

南史卷四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七

荀伯玉

崔祖思

叔父景真 景真子元祖 祖思宗人文仲

蘇侃

虞棕

胡諧之

范栢年

虞玩之

劉休

江祐

劉暄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

中伯玉仕宋為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  
勛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為  
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  
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乃命筆詠之曰八風儻遙  
翻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  
指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  
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  
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

東莞三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  
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  
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荅即釋之卒為忠信士後隨高帝  
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主家事武帝罷廣興還立別宅  
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高帝善之高  
帝為南兖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高  
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  
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

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斂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旦効矣昇平初仍為高帝驃騎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為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

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  
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  
舫舳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内外祇畏莫敢有言者  
驍騎將軍陳脩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  
因武帝拜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政  
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武帝為太子至是  
有改易之意武帝東還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  
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脩叔

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  
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  
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敕  
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  
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  
諸王宴飲因遊立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  
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  
王嶷及敬則自持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

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  
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  
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  
弔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  
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儉俱進繼後  
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  
止客久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惛然切齒形于聲  
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



玉宅政可設崔羅續復言外論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  
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即位  
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  
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  
見誣伏誅而胤叔為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  
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  
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  
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

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遂出家為尼  
伯玉卒敗亡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  
諱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  
年十八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  
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  
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唐堯重去四凶  
由是諸雜神並除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上

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為梁公祖思啓高帝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羹臠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臠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鼈臠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羹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羹羹故應還沈帝之輔政衆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

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  
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  
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閎曰身受宋氏厚恩復蒙  
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退讓誠節  
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曰  
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文仲  
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說之及帝受禪閎存故爵  
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給事中黃門侍郎

武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以為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  
學為先宜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  
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阜帳婢十  
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  
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幃三齊衾席五盞盤桃花米飯  
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  
曰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  
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木屏構膳器

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笏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  
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違清編  
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實宜  
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  
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  
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  
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  
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徵時校試千有

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  
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簫羽戚登歌而已上  
詔報荅後為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而謙卑下士言  
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卒上深加歎惜祖  
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  
用去任之日土人思之為立祠子元祖有學行好屬文  
仕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為延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  
上為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為善永明九年魏使

李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倭之功今來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為東海太守上每思之時節恒賜手敕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冲啓淮北頻歲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徐兗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政為百



姓所懼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徙封隨縣嘗獻高帝  
纏鬚繩一枚上納受後卒於汝陰太守贈徐州刺史諡  
襄子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  
侃涉獵書傳薛安都反引侃為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  
自拔南歸齊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結高帝鎮淮陰取為  
冠軍錄事參軍時高帝在兵久見疑乃作塞客吟以喻  
志曰寶緯素宗神經淡序德晦河晉歷宣江楚雲雷兆

壯天山繇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裒  
雕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  
澈河明清暉映幕素液凝庭金茄夜厲羽轄晨征幹精  
潭而悵泗杞松洲而悼情蘭含風而寫艷菊籠泉而散  
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之聲欹園琴之孤弄想庭  
藿之餘馨青闕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壘首暉霞戒  
旋鷁躍遠波情繇繇而方遠思裊裊而遂多粵擊秦中  
之筑因為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

飈兮滌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旃兮星懸愁壙  
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雕陵之迷泉悟  
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立侃達高帝此旨更自勤厲  
遂見委付事深被知待桂陽之難帝以侃為平南錄事  
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為帝太尉諮  
議侃事高帝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  
載帝征伐之功封新建縣侯齊臺建為黃門郎領射聲  
校尉任以心膂帝即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

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謚質侯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戶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棕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棕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仕宋位黃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唯棕一人來赴初齊武帝始從宦家尚貧薄棕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齊建

元初為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宗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疑盛饌享賓謂宗曰肴羞有所遺不宗曰何曾食疏有黃頰臠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宗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逐人被奏見原上以宗布衣之舊從容謂宗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宗求味宗獻糲及雜肴數十輿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宗求諸飲食方宗祕不出上

醉後體不快，宗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鬱林王立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宗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宗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齎廢立事示宗，以宗舊人引參佐命。宗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休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宗稱疾篤，還東。詔賜假。

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卒惇性敦實  
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  
不就諧之仕宋為邵陵王左軍諮議齊武帝為江州以  
諧之為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為給事中驍騎將軍  
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侯音不正乃遣  
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  
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

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僊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永  
明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瓌潤善自居  
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游六年遷都官尚書上  
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邪荅曰近世唯  
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  
儉意更異乃以為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有識具  
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悡  
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栢年



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為應無極  
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  
何僕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邈代栢年栢  
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其山川險  
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獸  
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領衛  
尉明年卒謚肅侯栢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  
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

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不荅曰梁州唯有文川  
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  
帝嗟其善荅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於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尚書庫部郎父  
攷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為烏程令  
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怨訴孝  
武坐免官元徽中為尚書右丞齊高帝參政與玩之書  
曰張華為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

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  
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月朝議優報之高帝鎮東  
府朝廷致敬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  
之訛黑斜銳莖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  
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  
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荅曰今  
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屨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  
帝善之拜驍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高帝留

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  
見遇玩之遷黃門郎先時宋世人藉欺巧及高帝即位  
敕玩之與驃騎將軍傅堅意檢定之建元二年詔朝臣  
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自頃毗俗巧偽乃至竊注  
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  
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傳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  
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偽已遠若  
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並深明政體各獻嘉謀玩

之表言便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  
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既連年不已貨賄潛通  
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為  
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  
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唐僭號置太子賊  
遂據郡又遣偽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  
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  
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

東討至錢唐一戰便散擒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  
乘勝百姓頗被強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  
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稍為諸將法上寵將也既伏誅內  
外莫不震肅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許之玩之於  
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盭使魏玩之言論  
不相饒過儉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  
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  
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員

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皁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為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為湘東國常侍不為帝所知襲祖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吳喜為喜輔師府錄事參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

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鼎味莫  
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  
無不如占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勞彥遠以善碁見親  
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斷之何如彥遠爾爾從自其  
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  
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阜莢掃  
帚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  
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為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談政



體而在郡無異績齊建元初為御史中丞頃之啓言宋  
世載記六十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  
於臣叨濫宜請骸骨四年出為豫章內史卒宋末造指  
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又元嘉  
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輕不  
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麟司  
徒右長史祐姑為齊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妃追謚景

皇后生齊明帝祚少為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為吳興以祚為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為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祚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既而祚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祚

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明帝入纂議定加祜寧  
朔將軍明帝為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  
四年祜入帝喜以示祜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  
衛尉安陸縣侯祜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  
麟以帝舅亦贈光祿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  
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祜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  
伐明帝欲以劉暄為雍州暄時方布內職不願遠役投  
於祜祜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躋今為雍州儻

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曰今使卿為雍州閫外  
一以相委祗既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  
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祗侍  
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祗弟衛  
尉祀為侍中皇后弟劉暄為衛尉與始安王遙光徐孝  
嗣蕭坦之等輔政誠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  
覽勿復委人及即位祗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  
意寄多在祗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

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  
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拓堅意執制帝  
深忌之孝嗣謂拓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為相乖反拓  
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  
蟲兒東海祝靈勇東冶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  
等並為帝所委任拓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既彰  
拓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  
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

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鵞不煩復此寶立恚曰舅殊無  
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  
寶寅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祐  
祐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祐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  
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祐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  
黃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  
敢發事覺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在殿內疑  
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

以鎮之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以  
王敬則勳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以刀環築其  
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祐祀同日見殺祐任寄雖重而不  
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祐等既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  
馳謂左右曰祐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  
問祐親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也乃於馬上作敕賜  
祥死祀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  
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盛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

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人及聞祐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遙光事起以討暄為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珍梅蟲兒徐世標譖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息遇如此尚滅害都盡舅復焉可信乃誅之暄為人性軟弱當軸居政每事讓江祐羣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怨之和帝中興元年贈祐衛



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  
常侍太常卿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  
節無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誅夷有以驗行之惟艱且  
知齊武之非引量矣高帝作牧淮兗將興霸業崔蘓睹  
微知著自同奔走虞棕筭餌之恩諧之心腹之寄並得  
攀光日月亦各時運之所濟乎玩之臧否之尤著在懸  
車之日是知嗣宗所誠蓋亦遠有致乎江拓立辟非時

竟蹈龍逢之血人之多僻蓋詩人所深懼也

南史卷四十七

謹案卷四十六第六頁前八行焦度字文績按南  
齊書作文績

卷四十七第六頁後三行劉備取帳搆銅鑄錢案  
南齊書作帳鉤銅

第十六頁前四行彥遠爾爾從旨按南齊書爾爾  
作率爾



總校官庶吉士  
金壽司  
對官檢討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 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四十八

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sub>臣</sub>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七十八

吏部

南史卷四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八

陸澄

陸慧曉

子儵

子絳

孫緒

弟厥

兄子閑

襄兄子雲公

雲公子瓊

瓊

子從典

瓊從父弟琰

琰弟瑜

瑜從父兄玠

瑜從父弟琛

陸杲

子罩

陸澄字彥深吳郡吳人也祖劭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



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始初為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春秋逆王后于齊並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

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史中丞齊建元元年驃騎諮議  
沈憲等家奴客為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仕遐奏  
澄不糾請免澄官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  
義詔外詳議尚書令褚彥回檢宋以來左丞糾正而中  
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謏聞庸見貽撓後昆上掩皇  
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澄以白衣領職  
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  
謂之曰昔曹志繆悅為此官以君係之始無慙德儉常

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常鳴其義安在荅曰江左草創崇禮闈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麋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為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荅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

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廢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  
議竝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  
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  
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  
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  
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  
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  
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十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

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謚靜子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

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買券澄為中丞測遂為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時

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人修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子真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為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齊高帝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

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  
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高帝表禁奢侈慧曉  
撰荅詔草為帝所賞引為太傅東閣祭酒齊建元初遷  
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  
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  
錄慧曉與張融竝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  
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水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  
上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



璉同從述職璉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  
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  
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  
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  
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  
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  
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  
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荅曰靜以修身

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王大悅後為司徒  
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  
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  
少見其比子良西郎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  
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  
復為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  
徙為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  
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

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郎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儒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

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為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為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又欲以為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兗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寇切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切者乃

以為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加督至鎮俄爾以疾歸卒  
贈太常三子僚任倬竝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  
曉兖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竝雅麗時人歎服  
僚學涉子史長於微言美姿容鬚眉如畫位西昌侯長  
史蜀郡太守

倬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  
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常借人漢  
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幼為外祖張

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舉本州  
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倬預焉梁天監  
初為右軍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為感知已賦以  
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  
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倬而已號曰龍  
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川王東曹掾梁武  
帝雅愛倬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  
人又詔為石闕銘敕褒美之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

卒子縉早慧七歲通經為童子郎卒次緬有似於倭一  
看殆不能別

縉字士儒倭兄子也父任御史中丞幼有志尚以雅正  
知名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魏平江陵縉  
微服遁還建鄴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  
父任所終固辭陳武帝作輔為司徒司馬及受命位侍  
中出為新安太守文帝嗣位徵為中庶子領步兵校尉  
掌東宮管記縉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趣步躡履文帝使

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  
辭不許乃權換解字徙以居之太建中歷度支尚書侍  
中太子詹事尚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別敕  
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卒贈特進謚曰安子以繕東  
宮舊臣特賜祖奠繕子辯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內進止  
有父風宣帝因賜名辯慧字敬仁繕兄子見賢亦方雅  
位少府卿卒

閑字遐業慧曉兄子也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為同



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齊明帝崩閑謂所親人曰  
宮車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  
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遙  
光據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閑曰吾為人吏何可逃死臺  
軍攻陷城閑以綱佐被收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啟  
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閑四子厥絳完襄  
也絳字魏卿時隨閑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刀刃  
行刑者俱害之

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  
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顧暲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盛為  
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  
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  
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螽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  
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沈約宋  
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唐事自序性  
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

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  
均以來此祕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  
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舛  
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  
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  
不都闕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  
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擿句著  
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闕與理合則

美韻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安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為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

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閭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地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繆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

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  
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  
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  
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  
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  
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  
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  
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

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玄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美惡妍媸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

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  
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  
也士衡雖云煥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  
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  
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辯盡此約論四聲  
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不知  
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  
才辯善屬文能昌導而修容儀常弊衣於瓦官寺聽雲



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藪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勲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

不為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時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驍騎將軍

襄字師卿厥第四弟也本名裒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  
為襄梁武帝乃改為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  
岫表薦襄起家著作佐郎後昭明太子統聞襄業行啟  
武帝引與遊處自廬陵王記室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  
竝掌管記出為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  
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  
八十與蕭琛傳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  
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

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誠喻大通七年為鄱陽內史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修道法常入山採藥拾得五色幡旒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別室望琮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修

城隍為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  
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  
禍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  
橫死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怨爭遂相誣告襄引  
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  
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又  
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既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  
寧郡人李覲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

郡立碑降敕許之又表乞留襄因乞還太清元年為度  
支尚書侯景圍臺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還吳景  
將宋子仙進攻錢唐會海鹽人陸黯舉義龍郡殺偽太  
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  
入吳襄遣迎寧為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眾躡子仙  
與戰黯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  
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  
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元帝贈侍中追封餘

干縣侯

雲公字子龍襄兄完子也完位寧遠長史琅邪彭城二  
郡丞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  
祖倭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  
及長好學有才思為平西湘東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  
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  
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為尚書儀曹郎入  
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

著作雲公善奕碁常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  
燒卿貂帝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編  
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  
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  
太清元年卒張纘時為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  
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逝非唯貴門喪寶實有  
識同悲其為士流稱重如此雲公從父兄才子亦有才  
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與雲公竝有文集行於世

雲公子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  
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  
下竝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  
异言之武帝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  
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  
謂一不為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  
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陳天嘉中以文學累遷  
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為陳文帝所賞及討周迪



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竝中敕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帝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已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雖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太建中為給事黃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選事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敕撰

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有識鑑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袁憲舉瓊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號為稱職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疾不視事俄丁母憂初瓊之侍東宮母隨在官舍及喪還鄉詔加贈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

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從  
典字由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  
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  
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從典乃集瑜文為十  
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位太  
子洗馬司徒左西掾陳亡入隋位著作佐郎尚書右僕  
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弟  
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南陽縣主簿

琰字溫玉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  
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  
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  
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常使製刀銘琰援筆即  
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  
侍副琅邪王厚聘齊至鄴而厚卒琰為使主時年二十  
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太建初為  
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卒至

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寡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  
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師晉安  
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為管記竝以才學娛侍  
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  
聰敏強記常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  
法師並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  
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為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

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也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在東宮徵為管記仍兼中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之為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也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

機密深性頗疎坐漏泄禁中語詔賜死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也祖徽字休猷宋補建康令清  
平無私為文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將廣州  
刺史加督清名亞王鎮之為士庶所愛詠二十三年為  
益州刺史亦加督卹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人物  
殷阜蜀土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  
惜之謚曰簡子父獻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舅  
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

與甥為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坐丞郎竝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後為司徒從事中郎梁臺建為相國西曹掾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杲荅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荅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在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



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  
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不畏強  
禦為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為下所稱歷左戶尚書太常  
卿出為臨川內史將發辭武帝於坐通啓求募部曲帝  
問何不付所由呈聞杲荅所由不為受帝頗怪之以其  
臨路不咎問後入為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卒謚質子杲  
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思  
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氏十五卷陸氏驪

泉志一卷竝行於時子覃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蕃為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疏廣母終後位終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覃與羣賢竝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為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劉邵之皇覽焉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夫干將見重於時貴其所以立斷於事未能周務書厨得所譏矣叔明持身有檢殆為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也杲諒直見稱覃文以取達亦足美乎舊陸徽著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杲上云

南史卷四十八

南史卷四十八考證

陸慧曉傳父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海陵梁書作東陽

陸襄傳出為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中從事梁書作治中本卷襄父閑傳仕至揚州別駕

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修道法○琮梁書作琛

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抄梁書作平又賴字下衍有字

陸雲公傳時天泉池新製鱗魚舟形狹而短○狹梁書

作濶

南史卷四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七十九

史部

南史卷四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九

庾杲之

叔父華

王謏

從叔搞

何憲

孔暹

孔珪

劉懷珍

子靈哲

從父弟峻  
從子懷慰

懷慰子霖  
懷珍族弟善明

杏

歆

懷珍從孫訐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位義興太守以善政

聞父粲為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王舉兵見殺  
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劭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  
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解褐奉朝請稍遷尚書駕部郎清  
貧自業食唯有韭蒹薤韭生韭雜菜任昉常戲之曰誰  
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累遷尚書左丞王儉謂  
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  
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為衛將軍長  
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

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  
緬書美之歷位黃門吏部郎御史中丞參大選美容質  
善言笑常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謂齊武帝曰庾  
杲之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上甚  
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  
即真當在胡諧之後武帝常與朝臣商畧酒後謂羣臣  
曰我後當得何謚羣臣莫有荅者王儉因目杲之從容  
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



輕所仰量時人雅歎其辯荅杲之常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荅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荅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教杲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再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上甚惜之謚曰貞子萼字休野杲之叔父也仕齊為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萼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

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後為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輩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勲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時始興忠武王憺為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為鄉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輩用之輩不從憺大怒召輩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為苟惜從事輩曰府是尊府州是輩州宜須品藻憺

不能折遂止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  
百姓凶荒米斗至數十人多流散革撫循甚有理唯守  
公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  
之革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歛柩不能歸梁武  
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五百斛初革為西楚望族兄子  
杲之又有寵於齊武帝革早歷顯官鄉人樂謁有幹用  
素與革不平互相陵競謁事齊豫章王嶷嶷薨謁仕不  
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荊州時革為州別駕並忽

藹及梁武帝踐阼藹以西朝勲為御史中丞華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帝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華大憤故發病卒子喬復仕為荊州別駕時元帝為荊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為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勅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為雁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傳興話興話羞慙還家憤卒世以喬為不墜家風喬子夔少聰慧

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賈必為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剋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王謏字仲和東海郟人晉少傅雅玄孫也祖慶員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為徐州辟謏為迎主簿又為州迎從事湘東王或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或即帝位是為明帝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

人諶有學義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諶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園棊置園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園棊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為清定訪問後為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黃門郎齊永明初累遷豫章王太尉司馬武帝與諶相遇於宋明之世甚委任之歷黃門郎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諶貞正

和謹朝廷稱為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江王中軍長史又徙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諡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為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卒

諡從叔摛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常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常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坐簞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

曰卿能奪之乎。搗操筆便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  
擊賞。搗乃命左右抽憲簞。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  
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  
搗問無不對。為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  
有寵。二宮勢傾人主。婦弟犯法。敞為之請。搗搗投書於  
地。更鞭四十。敞怒。譖之。明日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  
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搗曰。是非  
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為永陽郡。後卒於尚書左



丞

何憲字子思廬江潯人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祕  
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  
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  
莫見所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願與為友憲  
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時又有孔暕  
字世遠會稽山陰人也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  
為齊臺尚書儀曹郎屢歲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

邊真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儉為宰相邊常謀議幄帳  
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啟上曰臣有孔邊猶陛  
下之有臣永明中為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邊何憲為  
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為撰祭文

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  
始中晉安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  
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沲東出過錢唐北郭輒  
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

徵中為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帝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白高帝曰攸之兵衆雖強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麓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為主簿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為驃騎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為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

無禮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永明中歷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承用晉時張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斐注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摭其違謬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

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  
平決至九年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又立律學  
助教依五經例詔報從之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建武  
初為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  
乃上表陳通和之策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珪風  
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  
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脩竝款交不樂世務居  
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

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  
兩部鼓吹何必効蕃王晏常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  
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永  
元元年為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珪  
疾東昏屏除以床鼻之走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其先劉  
植為平原太守因家焉祖昶從慕容德南度河因家于

北海都昌宋武帝平齊以為青州中從事位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位至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家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宋文帝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生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台道遇懷珍以應

對見重取為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孝建初為義恭  
大司馬參軍直閣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以  
軍功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司空竟陵  
王誕反郡人王弼門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  
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闋  
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  
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累遷黃門郎領虎賁中郎  
將桂陽王休範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出為豫州刺



史加督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建鄴沈攸之在荆楚遣使人許天保說結懷珍斬之送首於齊高帝封中宿縣侯進平南將軍增督二州初宋孝武世齊高帝為舍人懷珍為直閤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高帝輔政以懷珍

內資未多徵為都官尚書領前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為  
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  
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疑論不止上  
乃遣軍主房靈人領百騎進送晃謂靈人曰論者謂懷  
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  
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懷珍還乃授相國右司馬及  
齊臺建朝士人人爭為臣吏以懷珍為宋臺右衛懷珍  
謂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乎齊建元

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封霄城侯懷珍年老以  
禁旅辛勤求為閑職轉光祿大夫卒遺言薄葬贈雍州  
刺史謚敬侯

子靈哲字文明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常  
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  
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  
根於齋前種葉似莧訖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  
為魏所獲靈哲為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

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  
靈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  
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位兗州刺  
史隆昌元年卒

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從父弟也父璇之仕宋為始  
興內史峻生期月而璇之卒其母許氏攜峻及其兄法  
鳳還鄉里宋泰始初魏剋青州峻時年八歲為人所略  
為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

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為尼僧既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拔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若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蠶中濟濟皆升

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時竟陵王子良招學士峻因人求為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為南海王侍郎不就至齊明帝時蕭遙欣為豫州引為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不調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閣峻兄孝慶時為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遷荊州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

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

峻竝為申析以荅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其文論竝多不載峻又常為自序其略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轆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



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脩此二異也敬通旅力  
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  
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  
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  
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峻本將門  
兄法鳳自北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有幹略齊末為兗  
州刺史舉兵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  
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

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與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及長博學位終秣陵令

懷慰字彥泰懷珍從子也祖奉伯宋元嘉中為冠軍長史父乘人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為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為齊高帝心腹懷慰亦預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

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  
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  
事一以委卿有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  
刀一口懷慰至郡修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  
沉湖灌漑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  
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  
意高帝聞之手敕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  
三百石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

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懷慰本名聞慰武帝即位以  
與舅氏名同救改之後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卒明帝  
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  
也予霽杳歌

霽字士湮九歲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  
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歌勵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梁天  
監中歷位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霽前後宰二  
邑竝以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胡氏寢疾霽年已

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  
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為申延後六  
十日餘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  
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焉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  
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

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  
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梁天監中為宣  
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

忘皆訪問焉常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荅張  
逸謂為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杏曰  
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  
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  
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  
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  
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  
王事此何所出杏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

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  
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為贊二  
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仍  
報杳書共相歎美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楮酒而作楬  
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元作木旁君昉又曰  
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  
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  
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

賦三重五品商溪檠里昉即檢楊記言時不差王僧孺  
被使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  
世表旁行邪上竝効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  
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着紫荷橐相傳云  
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  
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  
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為臨津  
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後詹事



徐勉舉沆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編略書成以晉安  
王府參軍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  
而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  
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沆焉出為餘姚令在縣清絜湘東  
王繹發教褒美之大通元年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  
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尉之職政為  
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飭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  
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

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馬僕射  
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  
除中書侍郎尋為平西湘東諮議參軍兼舍人著作如  
故遷尚書左丞卒杳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  
腥羶持齋蔬食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  
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輟其子遵行  
之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  
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並行於

世

歆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氤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  
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  
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  
而荅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  
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訐竝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  
書籍相娛而已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  
有所須口未及言歆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

疾病夢歆進藥及翌日轉有間効其誠感如此性重興  
樂尤愛山水登危履嶮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  
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每隨兄霽杳從  
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  
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  
有愧乎天監十七年忽著革終論以為形者無知之質  
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  
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連朽得理是以予

羽沉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剪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畢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畢便葬爰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為吾人而尚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氣絕不須復魄盥漱而歛以

一千錢市成棺單故褰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坎坎足容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初訐之疾歟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為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歟心

知其異試遣尋之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  
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祿仕  
足伸供養歟之歸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十八  
年年三十二卒始沙門釋寶誌遇歟於興皇寺驚起曰  
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歟未死之春有人為其  
庭中栽柿歟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  
而亡人以為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先是  
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脩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

復魄旌旒一蘆蔭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簞輿  
載尸還忠侯大夫塚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  
脩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脩令其息崇素氣  
絕便沐浴藉以二蘆蔭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  
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  
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  
狐鼠戮屍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  
此自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



達父子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  
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  
為安也

訐字彥度懷珍從孫也祖承宗宗太宰參軍父靈真齊  
鎮西諮議武昌太守訐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  
喪哭泣孺慕幾至減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為伯父所  
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為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  
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為聘妻尅日

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  
主者檄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  
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  
未常見也訐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訐族兄歆又履  
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訐善玄言尤精  
意釋典曾與歆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  
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常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  
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

孝標與書稱之曰訐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歔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纊訐常著穀皮巾披納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羶絮訐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天監七年卒於歊舍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

斂斂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歆從  
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立貞處士

善明懷珍族弟也父懷人仕宋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元  
嘉末青州飢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  
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善明少  
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  
史劉道隆辟為中從事懷人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  
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策

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  
文秀應之時州居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  
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  
千人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  
下邳乃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為北海太守據郡相應  
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  
兄乘人又聚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為薛安都所殺  
明帝贈青州刺史以乘人為冀州刺史善明為北海太

守除尚書金部郎乘人病卒仍以善明為冀州刺史文  
秀既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人  
種榆欖雜果遂獲其利還為直閭將軍五年魏剋青州  
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  
帝每見為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  
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  
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  
使魏贖母還時宋後廢帝新立羣臣執政善明獨事齊

高帝委身歸誠出為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鄉里泰始初魏攻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齊高帝在淮陰壯其所為召與相見引為安成王撫軍參軍後廢帝肆暴高帝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使動魏兵善明勸靜以待之高帝納焉廢帝見殺善明為高帝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高帝深以為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

縱情蓄斂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起  
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  
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疑其輕  
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已籠之鳥耳事  
平高帝召善明還都謂曰卿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  
如此耳仍遷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為右衛將軍辭疾不  
拜司空褚彥回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  
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荅曰我本無宦



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天地廓清朝廷濟濟鄙吝  
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高帝踐阼以善明勲誠欲與之  
祿名謂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非親賢不居卿與我臥  
理之乃代明帝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  
塗伯善明至都上表陳事凡一十一條其一以為天地  
開創宜存問遠方廣宣慈澤其二以為京都遠近所歸  
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  
隨宜量賜其三以為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

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為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  
諸城宜應嚴備其五以為宜除宋氏大明以來苛政細  
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為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  
以為帝子王女宜崇儉約其八以為宜詔百官及府州  
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廣唐虞之美其九以為忠貞孝悌  
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政務其十以為革命惟  
始宜擇才北使其十一以為交州險要荒之表宋末  
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

昉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優詔荅之又諫起  
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  
接鄰國上荅曰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  
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  
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  
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  
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為吏當清子孫楷  
式足矣及累為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荅曰

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為廉所得  
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  
俸祿散之親友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州善  
明遺書敘舊因相勗以忠槩及聞祖思死慟哭仍得病  
建元二年卒豫命薄殯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烈伯子  
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  
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  
其見異善明從弟僧副字士雲位前將軍封豐陽男卒

於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圖功臣像讚僧副亦在焉兄  
法護字士伯有學業位濟陰太守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觀夫杲之風流所得休野行已之度蓋其有焉仲和  
性履所遵德璋業尚所守殆人望也懷珍宗族文質斌  
斌自宋至梁時移三代或以隱節取高或以文雅見重  
古人云立言立德斯門其有之乎

南史卷四十九

南史卷四十九考證

庾杲之傳父粲為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監  
本缺宋南二字今增正

孔珪傳王晏嘗鳴鼓吹候之○候監本訛候今改正

劉霽傳字士湮○湮梁書作烜

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循梁書作馴

劉杳傳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皇尾婆娑然○婆娑梁

書作娑娑

香曰此言未必可安○安一本作按

有人餉妨祐酒而作振字○振監本訛振今改从梁書  
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此與本卷孔珪傳  
齊高帝餉珪父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  
風故贈君古人之服二語相同

文集十五卷○一本無此五字

劉歆傳忽有一老人無因而至○梁書歆幼時嘗獨坐  
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與此小異





南史卷四十九考證

謹案卷四十八第八頁後一行七歲通經為童子  
郎按梁書作十歲通經為童子奉車郎與此小  
異

第十一頁後七行故合少語診多南齊書作故合  
少而繆多於文義較順按監本亦然今改正

卷四十九第七頁前五行孔珪按南齊書作孔稚  
珪蓋唐人避高宗諱去稚字今仍舊

第十七頁後四行而作振字刊本振訛振據後考

證改

第二十頁後八行氣絕不須復魂梁書作復魄按  
後二十一頁後八行云先是王敬胤以天監八  
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旒則此復魂當從下  
文作復魄今改正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隱居學道清淨登仙按梁書  
作清淨登佛



證改

第二十頁後八行氣絕不須復魂梁書作復魄按  
後二十一頁後八行云先是王敬胤以天監八  
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旒則此復魂當從下  
文作復魄今改正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隱居學道清淨登仙按梁書  
作清淨登佛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龔大萬

膳錄貢生 臣黃永澄